

# 淡泊人生

田节山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

田节山 著

# 淡泊人生

团结出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淡泊人生 / 田节山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
2016.12

ISBN 978-7-5126-4678-0

I. ①淡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9948号

## 淡泊人生

---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)

电 话：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www.tjpress.com

E-mail：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：170mm × 240mm

字 数：416千字

印 张：27

版 次：2016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978-7-5126-4678-0

定 价：36.00 元

( 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 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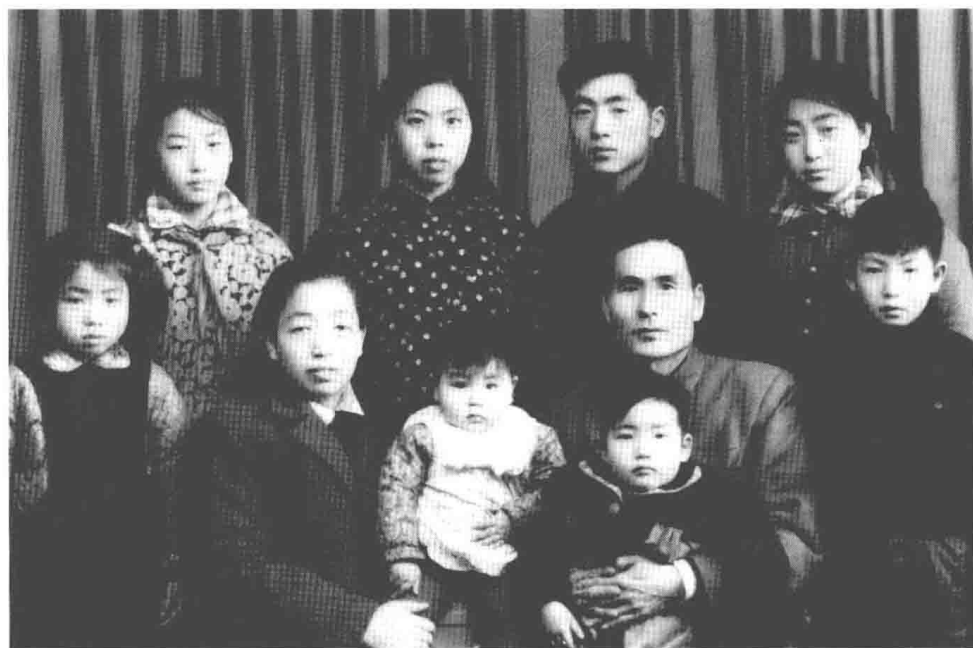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1980 年代于陕西城固长女家



1960 年代与长子夫妇于太原



1960 年代于太原



1960 年代中秋于太原家中



1960 年代全家于太原迎泽公园





1970 年代于河北鸡泽家中



1970 年代末于太原



1970 年代末于河北邯郸丛台



1980 年代于上海外滩



1980 年代于江南



1980 年代于江南



长女夫妇



李振国全家



1970年代与二女及二女婿三女婿于太原

## 先父母墓志碑铭

先父生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，卒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。夙年悯丧双亲，一生艰辛刚廉。初在村学任教，颇受赞誉；后为生计所迫，投笔从戎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军粮总局上校科长。一九四九年于绥远起义，任人民解放军一〇七师后勤部长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一九五二年转业，先后在山西省艺术学校、太原市救济分会、市民政局工作，为国家十四级干部。一九七三年离休，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身感国运昌盛。抚今追昔，情发笔端，有诗词近千首，回忆录一部，留以教诲后人。先父来去清白，无积蓄，薄遗产。

先母王兰卿，生性贤淑，勤劳家务，侍抚老幼，不幸英年早逝。

先母李静琴，明理达义，甘苦任由，谨于庠序，申以德操，养育儿女成人。

儿——辟宁平并

疆疆疆疆

女——修治绥靖

疆疆疆疆

一九九一年十月泣立

## 目次

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       | 1   |
| 故乡略述      | 2   |
| 家世源流      | 12  |
| 清苦读书倍受赏   | 15  |
| 投笔从戎初遭挫   | 18  |
| “鸡肋”厚遇当教师 | 24  |
| 生计所迫再从戎   | 28  |
| 官阶连升缘知遇   | 31  |
| 军中不忘论文墨   | 36  |
| 布衣便装避战乱   | 39  |
| 不甘息影终复出   | 43  |
| 军旅之中“迂夫子” | 49  |
| 东进抗日慷慨行   | 61  |
| 返驻汉口办军饷   | 67  |
| 武汉失陷辗川鄂   | 74  |
| 军需学校受训练   | 81  |
| 辞别军旅当部员   | 85  |
| 谨言勤绩蒙擢用   | 91  |
| 相濡相知悦乡音   | 99  |
| 附驥叨光叹饷粮   | 107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国破家亡飘孤鸿   | 112 |
| 离乱幸存天伦乐   | 120 |
| 光复履新西入陇   | 124 |
| 盛邀难辞北出塞   | 129 |
| 奉命接任赴榆林   | 135 |
| 筹粮应酬费思量   | 148 |
| 世事混沌多感叹   | 155 |
| 职司用命再奔波   | 162 |
| 起义洗心亦革面   | 175 |
| 军政学习当模范   | 185 |
| 再入军旅操军需   | 189 |
| 抗美援朝雄赳赳   | 201 |
| 三反运动过三关   | 208 |
| 转业地方到山西   | 215 |
| 别梦依稀十八年   | 225 |
| 救济会任秘书长   | 230 |
| 五十二岁读大学   | 247 |
| 言行守衷历反右   | 250 |
| 生产自救创新业   | 254 |
| “大跃进”中炼钢铁 | 259 |
| 检查工作贯三晋   | 261 |
| “文化革命”受冲击 | 265 |
| 泊淡自持乐怡然   | 268 |
| 诗词集 虫吟草   | 269 |
| 后记        | 413 |

## 自序

光阴如水逝，日月不我留。自觉尚年少，人称已老叟。  
行年近八十，不禁忆畴畴。畴昔家贫苦，衣食来无由。  
灶冷饥欲死，絮败拥似囚。煎迫实无奈，觅食四方游。  
飘蓬随风转，浮萍逐浪流。东西南北走，水滨与沙丘。  
迹遗荒漠地，痕留绿波洲。雄飞自无分，雌伏亦踌躇。  
碌碌无所得，潦倒伊谁尤。真耶袜线短，卽是木质朽？  
百思不得解，一语破的求。只因觉悟低，遂使一生休。  
知非恨落后，革命愧前修。东隅诚已已，桑榆尚悠悠。  
盛世致人乐，明时消人忧。归来倦飞鸟，既往全不究。  
白云偃岩岫，黄花依阳秋。霞鹜晚景好，水天暮色幽。  
怡情听松涛，忘怀看沙鸥。胸中无宿物，眼底云烟收。  
一代成过去，百年等蜉蝣。感慨追往事，一一浮心头。  
振笔叙述之，聊以珍敝帚。微言无高论，不过虫啾啾。  
历历说身世，何用惭与羞。

以上的俚句，是我要写这篇回忆的动机，也是对这篇回忆的概括。我已是近八十的人了，这近八十年的时间，对一个人来说是不算短，俗话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何况我已过矣。既然是“稀”，也就说明不算太短；如果说“短”，也就不“稀”。可是对宇宙来说，也只能说是等同蜉蝣，昙花一现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发生了不少的变化。当然，

自有人类社会以来，时刻都在发生变化。而这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，却是过去望尘莫及的。用“日新月异”“瞬息万变”这些词来形容社会的变化，是很恰当的。

我以一个渺小之身，处在这样一个疾风骤雨、惊涛骇浪、时刻变化之中，自然会有不同滋味的感受。而这不同滋味的感受，自然是昔日之酸辛，今日之幸福；昔日之艰苦，今日之快乐。笔而述之，是敝履既往，珍惜现在；送穷鬼于遐荒，永绝其迹；迎福神到人间，长期共存。既非白首宫女，说玄宗之豪华；亦非纨绔子弟，叹陵夷之悲哀。

人们常说“一部廿四史，不知从何说起”，那指的是头绪纷繁，事物复杂，心中无数，自难免有“不知所云”之叹。我是一介僻乡细民，穷居村野，既无所为，又无所树，交游不广，阅历无多，叙述起来，当亦简单。现将回忆所及，追记于下。

## 故乡略述

我的家乡是河北省鸡泽县风正乡中风正村，新中国成立前是县属的一个自然村。我出生之时，河北省尚名为直隶省，县之上级为广平府，人们简称为广府。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，迁都南京后，始将直隶改名为河北省。这个县是河北省小县、穷县之一，地势平坦，境内有不常流水的小河流三条。春冬河水干涸，无从灌溉；夏秋阴雨连绵，洪水泛滥成灾。土质有相当数量的是盐碱地，不能耕作，附近居民以刮土熬硝盐为生，昼夜辛劳难得一饱。农作物产量极低，丰年亩产不过二百来斤，平常只有百余斤，歉年则只能三五十斤耳。至于遭到水、旱、蝗、螟等自然灾害，则是颗粒无收，以草根树皮度日。正所谓“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”者也。有一部分土地适于种棉，而产量亦很低微。风调雨顺的丰收年，亩产皮棉不过二三十斤，要是遇到雨暘失调，所收不过十数斤耳，甚或数量更少。至于经济作物，除辣椒尚能外销，别的特产则无。但辣椒的种植，限于水利条件，只有少数几个村庄的少数土地，并非普遍栽种，因之也难以活跃农村经济。以这样的贫瘠地区，人民鲜有不啼



饥号寒者。古书上说的“乐岁终身者，凶年不免于死亡”，就是这种贫瘠地区的真实写照。然而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勤劳人民，又有谁来关怀呢？

记得民国六年（一九一七年）的大水灾和民国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的大旱灾，村民率皆背井离乡，逃荒在外，以乞讨为生。其间颠沛流离，疾病交加，死亡于道路、抛骨于荒野者，比比皆是。此等惨象，官府是不过问的。富有者，方且乘机进行压榨，以增加其田产，使人民即使灾后余生，亦无法恢复其正常生活。这都是封建社会、反动统治加给人民循环性的灾难，长期不能自拔。

现在大不一样了。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地形地貌尽管依旧，而农作物的产量，则几倍几倍地增加，并且挖河道，凿机井，旱涝均能保收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。这是过去人们所不能想象的。

在文化方面，由于地区贫瘠，经济落后，弦歌之声也是很沉寂的。在科举制度时代，除了明王朝的中叶，有过几位取得科第、登上较高的仕途外，在清王朝的二百七十多年间，差不多则是默默无闻的。即便有少数厕身低级官吏的，如县之“教谕”“训导”等，其科第等级，亦不过“举人”“拔贡”而已。再高一点的名位，则就没有了。由于文风不盛，因而文化水平也就不高，同样是个“秀才”名称的，其知识学问，与文风鼎盛的州县相比，其差距则是非常之大。因为当时取士的办法，是以县为单位而定名额。县大的，考生多的，选优的回旋余地大，录取的文化水平就可能高；反之，难以精选，就要降格以求，来充其数。所谓矮子群中选大汉，选来选去，仍不过是位侏儒。自停止科举，改成学堂，全县只有一个“高等小学校”，收纳的学生，是来自全县一百零八个村的乡村儿童。在校人数，最多时期也不满百，少的年份，只有五六十人。这些儿童，虽说在村中也都读过几年书，方考取进了县级高等学府，但知识贫乏异常。因为在村中所读的书，仍然是“三字经”“百家姓”、“子曰”“学而”一类的东西。即便也有国家规定的课本，而担任教师的人，差不多是些“冬烘”先生，不具备新时代的知识，很难把新的知识、新的技能传授给儿童。似这样的教育状况，文化怎能不落后呢。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里，全县竟无一名大学生。当然，这里边也有经济贫困的因素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学，差不多全是自费，一年下来，得花